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三

起太和四年  
盡太和五年

海西公史

己太和四年

秦苻堅建元五年燕慕容暉建熙  
十年代什翼健建國三十二年

春三月大司馬溫

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

初愔在北府

晉都建康以京口為北府  
歷陽為西府姑孰為南州

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

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溫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

部出河上愔子超為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牋自陳非

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閒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得賤大

喜卽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庚

戌溫率步騎五萬發姑孰 甲子燕主暉立皇后可足渾氏太后

從弟尙書令豫章公翼之女也 是月戊辰日暉厚密白虹貫其

中 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

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金鄉縣後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郡

縣在州東南九十里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穆之鑿鉅野三百里引

汶水會於清水班固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水徑注濟水東北入鉅野其故渚又東北右合洪水洪

水上承鉅野薛訓渚謂之恒公清濟自是北注杜祐曰濟水因王莽末渠濶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

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亦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

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自清水入河皆是沂流又若冠不道里同遠故言難以通運

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兇眾直趨  
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  
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  
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  
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  
除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  
乏愆差爽也乏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匱匱秋冬水更澁滯且  
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  
溫遣建威將軍檀元攻湖陸拔之湖陸縣前漢曰湖陵屬山陽郡  
章帝更名湖陸晉分屬高平郡  
賢曰湖陸故城在今  
兗州方與縣東南獲燕甯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暉以下邳王厲  
爲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於黃墟水經注陳留小黃縣有  
黃墟杜預曰外黃縣東

有黃城兵剽之後城色邱墟故曰黃城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

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於林渚水經注華水東逕葉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諸侯會

於葉林以救鄭遇於北林按林渚故城在新鄭北又有白雁陂在長社東北林渚西南暉復遣樂安王臧統

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溫屯

武陽此東武陽也漢屬東郡魏晉屬陽平郡唐改曰朝城縣屬魏州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

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瑗曰臣

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爲使持節南

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眾五萬以拒溫瑗表司徒左

長史申脗黃門侍郎封孚尙書郎悉羅騰皆從軍悉羅騰蓋夷人以部落爲氏

脗鍾之子孚放之子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和九年暉又遣

散騎侍郎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

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

見九十九卷  
永和十年

燕不救我今溫

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

燕雖疆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

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

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

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

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燕

補正原文有以王猛爲尙書  
令太子太傅贊此無謂今去

之封孚問於申胤曰溫眾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遠巡高岸

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

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

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

又溫驕而恃眾怯於應變大眾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  
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  
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

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擊斬之

染干亦夷姓如悉羅之類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

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譙梁譙郡及梁國也水運路塞九月燕范

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

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

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餌設以釣之乃

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

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

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穆之督東燕等四郡

諸軍事領東燕太守

沈約曰東燕郡江左分漢陽所立也余按石虎分東燕郡屬洛州則是郡蓋祖述在豫州

時所置也

溫自東燕出倉垣擊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

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

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眾力盡氣

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

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

襄邑縣白漢以來屬陳留

郡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

之斬首三萬級秦苻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兗州

刺史孫元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

大司馬溫收散卒屯於山陽

劉昫曰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唐為楚州治所溫



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爲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  
遐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  
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溫之敗  
也旣懷恥忿且憚遐之勇果故免其官遐發憤而卒真亦以溫譴  
己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  
如秦溫以毛穆之領淮南太守守應陽 有大星西流其聲如雷

燕秦旣結好使者數往來燕散騎侍郎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  
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以東方之事晷見燕  
政不脩而秦大治因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  
畋於鵠年

萬年秦之機陽  
漢高帝更名

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

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尙

書郎辛勣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

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春秋

禮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曰遇者何不期也杜預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處若道路相逢遇也何爲不可

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闕

我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

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爲鄰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彊寇

旣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

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

今海縣分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

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勢

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爲之設行宮百僚陪位

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爲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璽雄略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奔爲秦尙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奔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而余竊慕之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堅又數奔數來就卽舍與琛臥起閒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琛之在燕亦猶兄之在秦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焉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登貴以塞盈心也

記

郊特牲曰天子之元子土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在國尙不敢臣其父之臣況它國之臣

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言賞答乃

不果拜王猛勸堅畱琛堅不許燕主暉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真

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統未

踰淮而卒燕吳王埜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埜

奏所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椎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

而不行埜數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埜

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埜舅蘭建知之以告

埜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埜曰骨肉相殘

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

決內意謂可足渾氏之意也不可不早發埜曰必不可彌縫吾甯避之於外餘

非所議也。塋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冲，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邪？」塋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強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旣知吾心，何以爲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咸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蠶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塋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塋請敗於大陸。續漢志曰：鉅鹿故大陸，有大陸澤，卽廣阿澤。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塋所愛，逃還告狀。塋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主，暉遣西平公強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塋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

燕既

都鄴謂龍城爲東都

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

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傷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

原陵

顯原陵趙主石虎虛葬處

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

之則無路不知所爲會獵者鷹皆飛颺眾騎散去坐乃殺白馬以

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於坐曰太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尤

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眾心

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

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

辦之坐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爲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

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爲津吏所禁斬之而

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

海西公太和四年

令高弼俱奔秦。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成主吳歸。追及於閭鄉。  
乙泉成卽魏該所保。乙泉鳩也在宜陽縣西南洛水之北。原上閭鄉在宏農湖縣。世子令擊之而退。初秦  
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丕威名不敢發。及聞丕至大  
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其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  
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  
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丕謝曰。羈旅之臣免  
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丕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  
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丕父子名。皆  
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丕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  
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  
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

乃以坐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爲積弩將軍燕魏尹范陽王德

紫與坐善及車騎從事中郎高泰皆坐免官尙書左丞申紹言於

太傅評曰今吳王出犇外口籍籍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

可消謗評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爲尙書郎泰瞻

之從子

高瞻見九十一卷  
元帝太興二年

紹膺之子也泰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

兼程而進比至鄴吳王坐已犇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

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

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

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

愛燕也若燕有讐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穩明

奸斷納善如流問王猛曰名不虛得乎佐之才觀其君臣相得自



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惟王猛乎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主暉暉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前出兵洛川謂苻池鄧羌救燕時也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坐又往從之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暉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立輕自驚擾以啟寇心卒不爲備秦遣黃門郎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閒劉靖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立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是

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

流水行也

就下無逆而上流之理貨賂上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尙書左丞申行謂之上流言其逆於常理也

紹上疏以爲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

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

更音加

之黜陟無法貪情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

困弊寇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

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

赴敵後機兵不速濟何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

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開俱窘資贍無所故人

懷嗟怨遂致奔亡兵不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務精擲守宰習

兵教戰使父兄有陟帖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

從節儉省費先王格謨去華敦實哲后恆憲故周公戒成王以豐財爲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金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廨役軍兼十鎰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任道捐情肅諧所邇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鄒之有善眾之所望我之不脩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健疲病昏悖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雖乏貢御無能爲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燕成雲中以備代不若肅就并豫以臨二河南堅壘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成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 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溫會

涂中楊正衡曰涂中今潯州全椒縣真州六合縣地以謀後舉以溫世子熙為豫州刺史

假節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

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

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

二月進攻洛陽考異曰燕少帝紀此年十二月王猛攻洛明年正

紀書紀請降十二月猛受降而歸今按獻莊紀云慕容合之奔還

郭建熙元年二月也時王猛猶在洛又猛遺紀書云去年桓溫起

師故從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

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

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

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違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

居家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

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盛字安國博學善言名理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歷官長沙太守頗營貨貨部從事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盛與桓溫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察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賤復遣從事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亮又問欲齊何莊耶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何不慕仲

尼答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放答曰未若諸庾翼翼旣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于長沙祖

庚太和五年

秦苻堅建元六年燕慕容暉建熙十一年代什翼健建國三十三年是歲燕亡春正月己亥

袁真以梁國內史沛郡朱憲及弟汝南內史斌陰通大司馬溫殺之秦王猛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白軼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監視也謂目所親見也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燕遣衛大將軍樂安王斌城新樂破秦兵於石門石門在滎陽新樂亦當在滎陽界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

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慕容皝飲酒從容謂皝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皝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皝所親金熙使詐爲皝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毀曰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皝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邱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爲秦所厚疑

令爲反開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沙城在沙野龍都卽龍城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爲己用進取之貢資也王猛知慕容暉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暉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爲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眾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也猛何汲汲於殺暉乃爲市井鬻賈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爲宏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



秦王堅以王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整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 二月癸酉袁真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纂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荊州刺史 辛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三月秦王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爲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復以王猛爲司徒錄尚書事猛固辭乃止 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溫遣督護竺琚等禦之燕兵先至琚等與戰於武邱破之

武邱卽邱頭文王平諸葛誕改名武邱以旌武功杜佑曰邱頭卽潁州沈邱縣

南頓太守桓石虔

克其南城

惠帝分汝南立南頓郡南城壽春南縣也

石虔謚之子也育才幹擢捷絕倫

從豁在荊州於獵園中見虎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虎跳石虔亦跳高出於虎虎因困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溫弟冲爲苻健所圍坐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萬眾之中而還莫敢拒者三軍歎息咸震敵人時有患瘡疾者以石虔名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 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 燕慕容令自度終不得免密謀起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五月庚午令殺牙門孟嬌城大涉圭懼請自效涉姓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帥謫戍士東襲威德城殺城郎慕容倉據城部署遣人招東西諸戍翕然皆應之鎮東將軍渤海王亮鎮龍城令將襲之其弟麟以告亮亮閉城拒守癸酉涉圭因侍直擊令令單馬走其黨皆潰涉

海西公太和五年

主追令至薛黎澤擒而殺之詣龍城白亮亮爲誅涉主收令尸而葬之六月乙卯秦王堅送王猛於潯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顧不煩纒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署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主皦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暉以秦寇爲憂召散騎侍郎李鳳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眾寡何如今大軍旣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尚曰勝敗在謀不在眾寡且秦遠來爲寇安可不戰吾常用謀

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暉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

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

徒長史申屠曰事將何如盾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

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

左傳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

而吳伐之必受其禍杜預注曰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今福德在

燕福德在燕亦謂

歲星在燕分也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大司馬

溫自廣陵帥眾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爲淮南內史將五

千人鎮石頭波隗之孫也癸丑溫敗瑾於壽春遂圍之燕左衛將

軍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廣漢妖

賊李宏詐稱漢歸義侯勢之子聚眾萬餘人自稱聖王年號鳳皇

隴西人李高詐稱成主雄之子攻破涪城逐梁州刺史楊亮九月

益州刺史周楚遣子瓊討高又使瑒子梓潼太守虢討宏皆平之

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

獲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

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

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

據水經注潞川在上黨郡縣北

冬十月

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

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

羌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

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

效戰以贖之猛勿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

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

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尙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鄯固山泉鬻樵及水穴絹一疋得水二石積錢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也雖億兆之眾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閒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椎賣樵水專之貨殖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趣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

按渭水不出潞縣水經注有涅水出潞縣西潞縣山或者謂字其涅

字之誤乎又按溫公稽古錄書王猛破評於清原杜預曰河東聞  
喜縣北有清原其地又與潞川相遠姑存疑以待知者杜佑通典  
作潞

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  
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  
室不亦美乎眾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軍之眾謂鄧  
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勅敵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將軍勉  
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  
以安定太守楊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不  
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  
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  
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

戰豫求司隸要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猛之謂矣

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王猛聞之歎曰慕容元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聞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



赴鄴七日而至安陽

晉志安陽縣屬魏郡魏收志曰天平初併葛陰安陽屬鄴又汲鄴北脩武縣有安陽城

過舊園寧祖父時故老語及祖父時事泣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

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

見十五卷漢文帝後六年

今將軍臨

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

下威靈擊坐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鸞駕遠

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霸上之言邪初燕宜都王桓帥

眾萬餘屯沙亭

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有沙亭

為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

黃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燕散騎侍

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賈子五百餘人

燕蓋遣兵戍上黨取其子弟留於鄴

以為賈餘蔚扶餘王子故歸率諸賈子開門以納秦兵

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

王許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奔龍

城卒已秦王堅入鄴宮慕容暉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慍色前郎中金高勸言於暉曰大王以命世之才遭無妄之運徙適棲伏艱亦至矣天啟嘉運靈命暫遷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爲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爲大王不取也暉悅從之燕主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旣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持暉經護二王二王謂樂安王臧定襄王淵也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鬪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趨賊并死暉失馬步

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

巨姓

暉曰汝何小人敢縛

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

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狐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

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

晉穆帝永和八年燕王儁改元稱帝傳十曜共十九年而亡

暉稱孟

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拜其子爲郎中郭慶進至龍城

太傅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勃

海王亮并其眾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

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眾單走嶷獲而殺之諸州牧

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

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

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我車屢駕有害斯民雖

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初梁琛之使秦也  
以侍鰲荀純爲副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暉  
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  
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爲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暉乃疑  
琛卽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  
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日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才何爲不  
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  
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爲身禍可謂習乎對曰臣聞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  
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  
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

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耶堅聞悅綰之忠

悅

事見上恨不及見拜其子爲郎中堅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

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

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爲

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安定郡侯郭慶爲使持節都督幽

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堅

以京兆韋鍾爲魏郡太守彭豹爲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

皆因舊以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

京兆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

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

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

安王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它曰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

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

盛郝君微說國弊梁琛集嵩郝君也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爲國臣敢問

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

季布也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曰永昌復之

終世中寅至長安封慕容暉爲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爲給事

中皇甫眞爲奉車都尉李洪爲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邳爲尙書

封衡爲尙書郎慕容德爲張掖太守燕國平叔爲宣威將軍悉羅

騰爲三署郎其餘封署各有差初王猛入鄴皇甫眞望馬首拜之

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曰卿昨

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

皇甫真故大器也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  
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爲燕  
有慕容桓旣爲朱疑所殺其子鳳年十一但泣而不言嘗告其母  
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  
遂陰有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  
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  
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勵將來之義乎翼  
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  
不爲人用耳初桓好脩宮室鳳年八歲時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  
觀桓謂之曰此第好否鳳笑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脩之何  
足爲好因又與之食鳳曰今王之味兼列百品而外有糟糠之民

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加歎賞至是入秦秦人多畏

之

為後國與丁零起兵攻秦張本

秦省雍州

秦置雍州於安定今省入司隸校尉

是歲仇池公

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為秦攻仇池張本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三

起太和六年盡孝武帝甯康三年凡五年

海西公下

秦太和六年

秦苻堅建元七年代什翼健建國三十四年

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

秦王堅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

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

太守桓石虔等擊鑒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

慎縣漢屬汝南郡晉

分屬汝陰郡唐盧州之慎縣則梁魏之閼南梁郡之慎縣漢九江邊道縣之地非此慎城

丁亥溫拔壽春擒瑾

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 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

萬戶於關中處烏桓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諸因亂

流移欲還舊業者悉聽之 二月秦以魏郡太守韋鍾爲青州刺

史中壘將軍梁成爲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爲并州刺史武衛

將軍王鑒爲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爲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甫

覆爲荊州刺史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爲涼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

爲益州刺史

涼州屬張天錫益州晉土也秦蓋置涼州于天水界置益州于扶風界

秦州刺史西縣

侯雅爲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

前此未有晉州涼之張氏分西

平界置晉興郡秦蓋於此置晉州也

吏部尚書楊安爲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

梁州刺史復置雍州治蒲阪以長樂公丕爲使持節征東大將軍

雍州刺史成平老之子統擢之子也

穆帝永和十年王擢降秦

堅以關東初平

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立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秦除

正奏上秦朝除  
為正官也三月壬辰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卒 辛未

白虹貫日景五重 秦後將軍金城俱難攻蘭陵太守張閔子

于桃山但姓雖名魏收地形志  
蘭陵昌慮縣有桃山大司馬溫遣兵擊卻之 秦西縣

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

萬伐仇池公楊纂 代將長孫斤謀弑代王什翼健世子寶格之

傷脇遂執斤殺之 夏四月戊午大赦 秦兵至鸞峽鸞峽在仇  
池北亦謂

之塞楊纂帥眾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宏農楊亮遣督護郭寶上靖

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於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

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眾降秦纂

懼面縛出降雅送纂於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

事見一百一  
卷太和元年

秦州諸軍事鎮仇池王猛之破張天錫於枹罕也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秦王堅既克楊纂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閭負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

斤於秦秦以辟奚爲安遠將軍潞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

葉延見九十四

卷成帝咸和四年

好學仁厚無威斷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

潞羌豪也

羌人據潞川之地分爲東西

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

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爲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文武竝會

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曰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

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

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地宿

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爲逆不可不討故誅

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

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

連立不飲酒遊牧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爲人

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畋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代世子寔病傷而卒是月京都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並大水秋七月秦王堅如洛陽初堅七歲時遊於御街趙司隸校尉徐統出巡見之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犯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因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凡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耳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至是乃下書曰士死知己故橋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徐統往在鄴都識朕於童穉每思其殷勤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行在所代世子寔娶東郡大人賀野干之女

據北史賀野干即賀蘭部酋長魏書官氏

志北方賈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內名曰

涉圭拓拔珪造魏事始此大司馬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八月以

南州刺史尉仲孫監益梁二州諸軍事領益州刺史仲孫光之子

也開光見九十三卷明帝太寧三年秦以光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鎮武始

王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盧

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責

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

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九月秦王

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於上邽堅復以儼子辯為河州刺史

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獵於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

陛下為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



天下何堅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敗獵誠非急務王洛之

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

左傳昔周辛甲之爲大史命百官官箴王闕於

虞人之箴曰若邑馬迹盡爲九州經牧九道民有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宜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而思其應牡武不可重用不佚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以戒獵也堅傲其意拜洛爲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太宗簡文皇帝

諱景字通滿元帝之少子也封鄆王後徙封會稽王爲西邵位鄆王絕嗣復徙封鄆

固蕭氏雖封鄆而不上會稽之號諡法一德不愆曰簡道德博聞曰文在位二年改元一

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

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又嘗臥對親察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

所笑遂窺覲非望驚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

衛士杜昺

昺音問又音影光也

能知人貴賤溫問昺以己祿位所至昺曰明

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時又有遠方比邱尼名有道術溫

問以吉凶尼不對而浴於別室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  
次斲兩足浴竟而出謂溫曰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溫猶不寢欲  
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  
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  
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耶超曰明公當天  
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懷民  
望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  
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  
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相與計皆姓也參侍內  
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  
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於

白石

此白石蓋在牛者西南桓元破進王向之處非陶侃令庾亮所守白石壘也

丁未詣建康諷褚太

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  
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  
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咸念存沒心焉如割  
衽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溫始呈令草慮太后意  
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令出溫大喜已酉溫集百官於朝堂廢  
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  
尙書左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伊尹曰  
安國曰阿衡當倚傍先代乃命取漢書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  
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  
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以丞相錄尙書事會稽王

景統承皇極百官入太極前殿溫使督諸生瑤散騎侍郎劉亨收  
帝璽綬帝著白紗單衣步下西堂乘轎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  
不歔歔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先是隆和初溫謠  
曰升平不滿斗升平止五年故曰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

走朝廷聞而惡之故改元興甯人復歌曰雖復改興甯亦復無聊

生及改元後踰年而桓溫入朝城諸圻又踰年而哀帝夭折葬安

平人以爲桓公入陛下走之讖驗矣及是而謠言始悉符溫於是

帥百官具樂輿法駕迎會稽王于會稽邸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

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平巾幘蓋卽平上幘單衣江右諸人所以見尊者之服所謂巾幘也是

日卽皇帝位改元咸安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樂輿

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竟

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忍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世子綜梁王璉等官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安之穆之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彊欲去之辛亥使其弟秘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弼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

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溫之弟也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

其母

卽田氏孟氏及所生三男也

甲寅有司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

改正通鑑

原文以承溫旨請誅晞者乃誰王督今偏考恬傳及晞傳并無其事況恬傳載恬於時劾溫大不敬請科罪又言恬忠正有幹局豈有迎合溫意哉不知通鑑何以不錄人善妄記人之過如此卽溫公別自有本然要以本傳爲正故刪恬名并錄其劾溫之事以雪千古之冤

詔曰悲惋惶怛非所忍聞况言之哉其更詳議乙卯溫重

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安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其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晃爲庶人徙衛陽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繡飲酖死初庾冰令郭璞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竝當貴盛然有白龍爲孽及墓碑生金則庾氏之禍至矣及繡爲廣州刺史妾房內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從

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睂眼分明又身至  
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狗在眾人前忽失所在蘊  
恍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卽遣人視墓碑碑果生金未幾而  
難作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蘊將誅友豁女徒跪求  
見蘊聞蔡不納女厲聲曰是何小人吾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  
號泣請曰庾王靈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溫笑曰壻故  
自急遂原友一門庾希聞難與弟會稽參軍覲及子攸之逃於海  
陵陂澤中

海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晉屬廣陵郡今泰州卽其地溫既誅殷庾威勢翕赫侍

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  
臣揖於後鄙超亦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  
之共詣超日坦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

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時溫猶屯中堂吹警角御史中丞譙王  
恬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已  
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  
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  
立謂羣臣曰溫前敗霸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閒再傾國師不能思  
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說載記作悅六十之叟舉動如此  
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

秦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

府選便宜

先是秦王堅命猛以便宜選賢俊補六州郡縣守令

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

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元德之  
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生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旣以六州相委則



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

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

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

周公東征周大夫爲作九服之詩其辭曰九服之魚鱉動我親之子袞衣綳裳

又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仍遣侍中梁譙詣鄴諭

旨猛乃視事如故 十二月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不

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策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爲庶

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

考異曰海西公紀云咸安二年正月降封今從簡文帝紀

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

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

天文志太微南蕃中二星閒曰端門

踰月而海西

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帝謂超

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溫方  
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  
爲限史書所稱取急請急皆謂假也 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

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論因詠庾闡詩  
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畱心  
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  
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求下  
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是憚服帝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  
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遁亦言會稽王有遠  
體而無遠神支遁者字道林陳留人也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  
家世事佛嘗于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

道性好馬恆養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又好鶴有人遺其雙鶴者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鋸其羽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霄之姿何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遁神心警悟清識元遠又善分判滯義聽之者不覺入其元中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曰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也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儻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叔寶復生嘗與許詢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拊舞支通一議四坐莫不厭心但其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莊子逍遙篇諸名賢所共鑽味然未有能拔理於向郭之外者遁在白馬寺中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論之外

皆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也然善探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  
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臯之相馬略其元黃取  
其駿逸耳遁淹留建業將涉三載以疾欲還剡安以書留之曰思  
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  
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蹙蹙觸事悵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  
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小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  
不同醫藥不同者言醫藥當勝於剡也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而遁上書告辭優  
詔許之一時名流竝餞于征虜亭競以坐近其處爲榮其爲時賢  
所慕如此遁旣還剡于石城山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水  
餐澗飲浪志無生年五十三終後戴逵經其墓歎曰德音未遠而  
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秦以河州刺史李辯

領興晉太守還鍾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  
大懼立壇於姑臧西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  
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誓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會於上邽  
博有口才溫甚器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繇嘲博繇謂博曰君韓  
盧後耶博曰卿乃韓盧後耳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  
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脫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同  
坐者無不歎服 是歲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  
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水經注苑川在天水  
勇士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眾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  
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爲南單于謂之長安以司  
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眾 秦唐水氾濫高岸崩頽安

峻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

壬戌安二年

秦苻堅建元八年代什翼健建國三十五年

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曠爲尙

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膺爲尙書郎北平陽陟田

魏陽瑤爲著作佐郎

晉志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

郝略爲清河

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瑤鶩之子也冠軍將軍慕容暉言於

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軍也不宜復污聖朝願陛下爲燕

戮之堅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除害故也彼慕容

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

見禽秦王堅不以爲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

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

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秦王堅詔

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  
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  
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恆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  
秦太史令魏延言於秦王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  
堅大悅命秦梁密謀戒嚴 是月騶虞見豫章 夏四月徙海西  
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充監察之  
六月癸酉秦以王猛爲丞相中書監尙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  
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爲使持節都督六州諸  
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驪將發秦王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太

后持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溺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早失明此后来移動之象也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於人何其不遠如是遂重星官

庾希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邈聚眾夜入京口城晉陵太

守卞耽踰城奔曲阿

沈約曰吳時分無錫以西爲毗陵郡永嘉五年改爲晉陵○毗音耽

希詐稱受

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耽發諸縣兵二

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

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耽靈之子也 甲寅帝不豫

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爲會稽王

娶王述從妹爲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疏躁無行母子皆

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



相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

而長宮人謂之崑崙

謂其人如崑崙也崑崙氏在南海外

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

之侍媵生子昌明及道子己未立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

子爲瑯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

帝封瑯邪王所生母鄭夫人薨國請

服重緇封會稽王追號鄭夫人爲會稽太妃

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

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

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實元之天下陛

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

侯王丞相故事

王丞相導也

是日帝崩

年五十三

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

當須大司馬處分尙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

司馬何容得異若先而諮必反爲所賣朝議乃定太子卽皇帝位

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劾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  
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  
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  
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  
侯王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詔謝安徵溫入輔  
溫又辭 八月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  
元相之重儲傳之舜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管戎機出納帝命元相  
丞相也儲傳太子太傅出端右尚書令也京牧司隸校尉也總  
督戎機都督中外諸軍事也出納帝命中書監常侍之職也 文  
武兩寄巨細竝關以伊呂蕭鄧之賢尙不能兼况臣猛之無似乎  
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  
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

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  
拔幽潛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廣平麻思流寄  
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束裝是暮已符鄉發  
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行令禁整事無流滯皆此類也  
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  
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以尚書郎房  
默河間相申紹爲治中別駕清河崔宏爲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  
爲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  
後紹出爲濟北太守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  
融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  
遁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

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秦秦不起至是融謂秦曰君子救人之

急卿不得復辭秦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

何其遲也高秦字子伯秦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秦曰

昔韓修公以泮宮發詩魯頌泮水頌修公能修泮宮也齊宣王以稷下墜史記

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賜館下學士且數百千人對向別錄曰齊有稷

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

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

下吏何所述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

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

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

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尙書郎秦固請還州堅許

之 九月追尊會稽王妃王氏曰順皇后尊帝母李氏爲淑妃

冬十月丁卯葬簡文帝於高平陵 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

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道海西公門稱

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

焉用兒女子言平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

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此左右縛之龍懼而

走甲午陳帥眾三百人晨攻廣莫門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也詐稱海西公還

由雲龍門突入殿庭雲龍門建康宮門也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

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眾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

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秘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

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

爲作歌燕朝廷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爲虞 秦都督北藩諸軍  
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平老在鎮十  
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 是歲三吳大旱人多餓死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諡法五  
宗安之曰孝克定禍亂曰武 在位

二十四年改元二南  
康三太元二十一

晉康元年 秦苻堅建元九年代什  
翼健建國三十六年 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

二月大司馬溫來朝幸已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

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

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旣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

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慄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

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左傳楚沈尹戌  
曰天子守在四

夷諸侯守  
在四鄰

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是不能不爾遂命左

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祁超常爲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

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祁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

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督室溫治盧棟入宮事

收尙書陸始付廷尉免桓秘官連坐者甚眾遷毛安之爲左衛將

軍桓秘由是怨溫三月溫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夏

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於秦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溫

薨初溫入朝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

遂靈見旣不述帝所言故眾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

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曰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溫雖殺

涓而未曾識涓及問左右乃知涓亦爲祟因而遇疾疾旣篤諷朝

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  
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  
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  
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弟江州刺史沖問  
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其意以爲己存  
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故也  
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眾於是桓秘與熙弟濟謀共殺沖沖  
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溫薨沖先使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秘遂  
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  
溫遺命以少子元爲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庾戍加右將軍荆  
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

楊歸當  
作梁

以江



州刺史桓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爲甯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石秀豁之子也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雖居顯要非其好也沖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謝安以天子幼沖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年出十歲坐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主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

言八月王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

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成皆委城奔潰

班志沮水出武

都沮縣東鎮谷東流合爲沮水皆益沮水列戍以備秦

亮懼退守磐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即漢中郡之地

丙申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領吏部共掌朝

政安每嘆曰朝廷大事眾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以

吳國內史刁彝爲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 前徐兗二州刺史范

汪卒汪字元平少孤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

寫書而讀之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以平蘇峻功賜爵都鄉侯從

討郭默進爵亭侯桓溫伐蜀汪以畱守功進爵武興縣侯溫頻請

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故溫恨而廢

之免官奪爵談者莫不爲之歎恨而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

枉直久之忽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裁坐溫便謝其遠來意汪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惘然失望向之虛伫一時都盡汪亦竟歸卒年六十五 冬十月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當應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劔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亮兵敗奔固西城西城縣漢屬漢中郡魏晉屬魏興郡在固者奔西城以自固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劔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遽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璿救梁益璿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

彤于綿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於南中秦遂取梁  
益二州邛笮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毛  
當爲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甯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  
刺史鎮仇池秦王堅欲以周虓爲尙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  
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  
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爲氐賊嘗值元會儀衛甚盛  
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辭曰犬羊相聚何敢比  
擬天朝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周仲孫坐失守免  
官桓沖以冠軍將軍毛穆之爲益州刺史鎮建平太守以穆之子  
球爲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秦至巴西以糧乏退屯巴東 以待  
中王坦之爲中書令領丹楊尹 己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是

歲鮮卑勃塞掠隴右

勃塞亦隴西鮮卑也

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塞請

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

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猛言於秦王堅曰尾

箕燕分東井秦分

天文志尾九星箕四星燕幽州分東井八星秦雍州分

今彗起尾箕而掃

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

按天文志彗中入東井一度定

襄入東井入度雁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是皆

拓跋氏所有之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彗起燕分而

掃秦分此燕滅秦之徵秦已滅矣代乘天道好還之運反而滅燕

自然之大數也太元十年慕容神破畏安距是歲僅十一年安帝

隆安元年拓拔珪克中山距是歲二十三年慕容暉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

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桀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

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

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

勢傾動舊臣愚以爲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  
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  
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甲寅甯康二年

秦苻堅建元十年代什翼徒建國三十七年

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己酉

刁彝卒二月癸丑以王坦之爲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  
州刺史鎮廣陵坦之臨行上表曰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  
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  
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繆繆竝志竭忠與盡心盡  
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  
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  
容信宿必宜參詳天聽雖聰不啟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發立數

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况今  
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係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  
先帝堯舜之風也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其功之慘不廢絲竹  
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爲  
天下惜之言禮法爲天下之寶補註恩意天下之寶益指安而言耳謂安之盛德係蒼生之安危實天下之寶也而乃不  
自損重有少年聲色之好非所以保身爲國也舊社恐非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  
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  
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  
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丁巳有星孛於  
女虛三月丙戌彗星見於氐秦太尉建甯烈公李威卒庚  
寅日中有黑子二大如鴨卵夏五月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秦

有眾一萬遣使來請兵秦王堅遣鎮軍將軍鄧羌帥甲士五萬討

之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帥眾三萬攻犍江秦甯州刺

史姚萇拒之兵敗退屯五城

晉志廣漢郡有五城縣武帝咸寧四年立唐梓州之元武縣也華陽國志

云漢時立倉於此發五縣人討部瑤石虔屯巴東張育自號蜀王

主之後因以為五城縣有五城山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萇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六月育改元黑龍

秋七月涼州地震山崩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相攻秦楊安

鄧羌與育敗之育與楊光退屯綿竹八月秦鄧羌敗晉兵於涪

西九月丁丑有星孛於天市秦楊安敗張重尹萇於成都南

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擊張育楊光於綿竹皆斬之益州復

入於秦冬十一月己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十二月有人

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



執之不獲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略陽趙整

晉秘書省有丞有郎無侍郎素以整爲秘

書郎代侍郎右故曰侍郎

固請誅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

爾考按十六國春秋整字文業非宦官也

人以其無能而瘦有妻妾而無兒因謂之肥

博問彊記情度敏達能屬文好直言上書

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廆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輩遊於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是歲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衛辰南走

乙酉康三年

秦苻堅建元十一年代什翼犍建國三十八年

春正月辛亥大赦

長安大

風秦宮中樹悉拔秦王堅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以安車徵隱士樂陵王歡爲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歡也夏五月丙午監田獻侯王坦之卒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

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鄒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坦之有風格尤非  
時俗放蕩不敦儒教著廢莊論其略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  
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  
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雖首陽之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  
沐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  
乎夫莊生者其言詭譎其意恢誕眾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  
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初  
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來報其  
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  
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卒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  
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 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

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固諫郗超亦深止之  
冲皆不聽處之澹然思言嘉謨每盡心力甲寅詔以冲都督徐豫  
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竝加侍  
中 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  
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  
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  
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坐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  
乎八荒八方之外爲八荒爾雅賦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匹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  
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  
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  
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

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非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

大赦后濛之孫也以后父竟陵太守蘊爲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

魏始置五兵尚書謂總錄中兵外兵別兵都兵監兵事也封建昌侯蘊固辭不受初蘊起家佐

晉作郎累遷吏部郎性和平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

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一地某

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出爲吳興太守值

郡荒民饑輒開倉賑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

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

卷之三

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遂大賑貸之賴總全者十七八朝

廷以違科免總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

百姓歌之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

補中書舍人晉初中書置通事舍人各一人掌呈奏案及掌詔命

沈約曰晉置中書侍郎又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

左初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

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

斂還省省謂中書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

邈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

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

下雖未大定權可優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

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

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

秦有中軍外軍將軍前禁後禁左禁右禁

將軍是爲四禁左衛右衛將軍是爲二衛衛將軍撫軍鎮軍冠軍將軍是爲四軍長上者長上宿衛將士也

二十人給一

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關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學尙書郎王佩讀識堅殺之學識者遂絕堅常幸太學問博士經典憫禮樂遺缺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羈集惟周官禮註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不衰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其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氏爵爲宣文君周官學遂行於世宋氏幼失母及長父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東西流轉宋氏身推鹿車背負父書諷誦不

輟蓋則採樵夜則紡績教逞以周官逞遂學成名立 是歲長安  
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秦王堅堅遣載取既到化爲銅鼎入門  
又變成大鐙